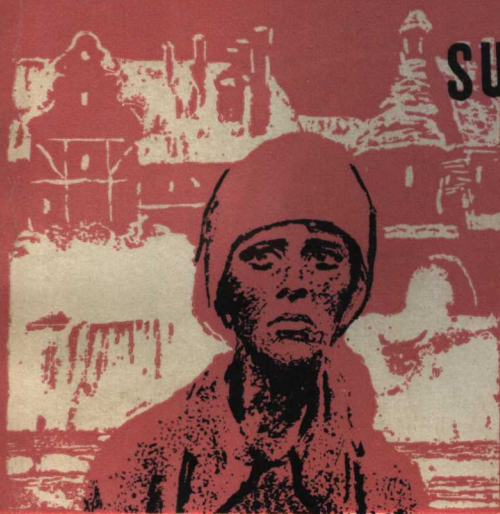


飓风

SULIANWENXUE



冈察尔 著

当代苏联文学



Gray 17/05

颶 风

冈 察 尔 著

郑 文 樾 朱 逸 森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ЦИКЛОН

根据《Олесь Гончар: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 4，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4，译出。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封面设计 晓 华

颶 风

冈察尔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61,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0

统一书号：10102·920 定价：0.93元

目 次

第一部1

第二部186

第 一 部

—

整个海滨混凝土工程都被飓风毁坏了。一个巨人——一个二十世纪的赫拉克力士^①曾在这个地方同大海进行了一场搏斗。这场搏斗留下了一片废墟。好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巨块乱七八糟地堆在海岸边，仿佛遭受了一场空袭轰炸。原来，不久以前在这一带暴发过一场飓风，狂风骇浪一连猖獗了好几天，造成了眼前的这种局面。在我们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人们还在谈论着八丈高的巨浪，谈论着被大海吞没、踪影全无的汽船……现在海岸显得残缺破损。原来用白石建成的几何图形式的舒适而又完美的楼台亭阁不见了，方圆数十里之内全是一片堆着杂乱石块的荒地。一切都成了废墟，好似从高山上塌下来的山岩。简直难以想象，这一切竟会是大海的“杰作”，连一丁点儿烈性炸药也没有使用……一些残存下来的白色阶梯，宛如毁坏了的古代的白石栏杆和装饰墙面，它们和灰色的混凝土块形成鲜明对照。从乱石堆中露出弯曲的钢轨和锈铁条……大自然暴力在这里显示了它的神通。真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力气非凡的英雄。——译者

是难以相信，温柔的海水居然会有力量造成这么一种骇人的场面。

不过，你是会相信的。当海岸一发出轰鸣，当你居住的房子在夜间由于受到冲击而发生震动，当你在清晨看到了咆哮的海水，白茫茫令人目眩的惊涛骇浪滚滚而来，冲击巨大的混凝土块，而水花一直飞溅到房子的二层楼上时，你就会相信。你会相信，在温柔可爱的海浪里蕴藏着可怕的威力，它一旦暴怒起来，任何混凝土工程都制服不了它。现在大海正在把铸铁一般坚硬的激浪朝着海岸推来。春天已经来临。丘陵上的扁桃已经开花。但这是一个寒峭的春天，刮风下雨，几乎每天都发生九级风暴。

晚上我和摄影师谢尔盖在阳台上坐上好久。在别的阳台上空无一人：目前正是旅游淡季，旅馆里的房间几乎有一半是闲着的，风在走廊中呼呼作响。在整个旅馆里，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一个足球队住在一层楼，而足球队又有严格的作息制度，小伙子们都早已入睡了。

海岸地带在呻吟。白天，大海会安静片刻，稍事休息，但一到傍晚，它在积聚了力量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漆黑的夜间，浪头比白天更为凶猛，发出一阵阵排炮般的轰鸣。渔村的灯火象一条小链子弯弯曲曲地延伸在海湾的彼岸。自然力常常在夜间凶狠爆发，在我们和渔村之间时时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海水飞向天空，高高扬起的水帘刹那间把远方渔村的灯火遮住，但当飞扬的水帘一落下来，灯火就又闪现在我们的眼前。

周围是一幅相当阴郁的景致。大海在不停地袭击，探照灯光有时会从某个地方窜到海洋的上空，划破令人难受的漆

黑夜空。月亮藏在破碎的云层里，模模糊糊的象一片深绿玉髓。右面山脉的轮廓隐约可见。灯塔顶上的小星星在一座山峰顶上跳动着。它每夜跳动，毫不知倦。深山里有一座天文台。我的老相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想必现在正在一架天文望远镜前工作着，正在不间断地值班。行星是不会沉睡的，每到夜间，老教授的双眼就透过云间的裂隙注视着宇宙。

随着激浪阵阵袭来，在远处黝黑的海面上铺开一片潺潺作声的白色泡沫，夜色也因此而显得明亮一些。我看到了正在沉思着的谢尔盖的侧面。他的双肩疲倦地下垂着。新闻电影工作者这碗饭可不是好吃的啊！我和谢尔盖并非初次合作。我们俩什么地方没有去过啊！我们拍摄过考古发掘现场，拍摄过濒临河口湾的奥维得城堡，拍摄过从船台上下水的新船，还拍摄过耸立在旧日集中营所在地的花岗岩纪念碑、采石场、候鸟的飞迁……还完成过一次责任重大的特殊任务，就是那种你期待已久而又是突然落到你肩上的任务。那是在一个干燥的火红的秋天。我们俩也是坐在阳台上，不过阳台上爬满了葡萄藤。我们在一起眺望：成熟的栗子已经开裂，落到地上；掌形的树叶变成了褐色，远处，圣索菲娅大教堂的金色圆顶透过寂静的树林在闪闪发亮……两个人站在阳台上，象在倾听着什么似的。之后又是电话通知：立即整理行装，飞向遥远的地方，去拍摄影片。拍什么，你们自己知道。

于是你就乘上飞机，谢尔盖坐在你身旁的安乐椅中打瞌睡。飞机的下方是魔鬼的峡谷和雪人藏身的地方，而你却飞山越岭，超越飓风，你感到自己是一个神仙。四周尽是一片光海。高爽、纯洁、原生的光线为你乘坐的巨型客机沐浴，

为你和你的头发蓬松的旅伴沐浴，还有备用的包装精致、感光灵敏的胶卷……这胶卷上目前可真是什么也没有，它只是一张白纸，然而你却要依靠它来把热带的酷暑、丛林的气息、人的痛苦以及凝固汽油弹的浓烟带走。接下来就是蒙太奇^①，洗印车间，上银幕。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你又整装待发。你以前所追求的难道不正是这种生活吗？不就是为了能在经常不断地感到忧虑和不安中，随时随地准备接受任务，背起电影摄影机走向天涯海角……或者是到那十分平凡的采石场去……

有一次，我同谢尔盖必须在采石场上拍摄一次罕见的爆破工程。在中午十二点钟左右，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轰鸣的风钻和穿孔机都沉寂不响了，一连串威力强大的炸药放置到巨石之中，放进了刚刚钻成的炸药眼里。在每一个空隙里都放上了子弹——撞针，它起雷管的作用。整串炸药的线路都已接通。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硝酸炸药了。拦路竿已经放下，在高架上挂起了信号旗。到处都亮起了警告的标记：“爆炸！”“生命危险！”。寂静笼罩着采石场。人们纷纷躲进了掩蔽所，紧张地等待着决定性时刻的到来……真静啊。空气在发光，在闪烁，空气中好象有一种金黄色的蜜蜂颤动着，呜呜作响，犹如在遥远的幼年时代所听到的复活节的钟声。

我和谢尔盖也离开了危险地带，作好了摄影的准备：摄影机已经调节好。胶卷已经装上，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一次我们可以拍摄到罕见的爆炸情景，而且至少可以拍六十公尺胶卷。眼看着顷刻间轰鸣声将打破死一般的寂静，太阳将蒙

① 电影的剪辑。——译者

上一层灰幕，飞沙走石将充斥整个天空……远处的窗户也将会发生震动……眼看着这一切都将一触即发，突然间谢尔盖把摄影机推向一旁：

“我不拍。”

“出了什么事？”

“我受不了。这些爆炸声使我痛苦异常……”

“可这是一次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爆炸呀。”我半开玩笑地试图说服我的同事。

但是他很固执。蜜蜂的音乐演奏，蜜蜂的飞翔，他倒是乐于拍摄的，但眼前这种情景他……他的嘴上已经叼上了一支香烟，那张微肿的脸流露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神色。

“把摄影机拿好！爆炸马上就要开始。”

摄影师纹风不动。

“又是一个蘑菇形的爆炸……我不能忍受这种东西，你明白吗？我全副身心都忍受不了。就连一公尺胶卷我也不愿耗费在这种东西上。”谢尔盖挺直了身子仰面躺在沟里，忧郁而又萎靡地凝视着天空。

“我们到这采石场来是干什么的？不正是要拍摄爆炸情景吗？向我们订购的不也正是这个？可现在你……”

我们俩吵了一架。说也奇怪，打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却变得更为亲密了。这并非说，我们间的关系已是水乳交融。我这位同事说话尖刻，爱挑剔，对什么都不称心，这种性格可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的。他不愿在电影制片厂的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上讲话，但他爱用插话来向发言人开炮，就是对德高望重的大人物也毫不例外。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他自己是不会没有一点损害的。不过，谢

尔盖是一个行家，是我国最优秀的青年摄影师之一，对他的业务能力是不能不重视的。制片厂作出了一些成绩，虽然这些成绩是有限的，只是一些短片，但也是全靠了谢尔盖的那架摄影机。他痛恨公式化，他急切地探求着，对自己从来不感到满足——在他的身上有着这样一些好的品质。难道就不能凭这一切来原谅一个人的某些弱点吗？我的忍耐心有时使我们制片厂的一位工作人员感到惊奇，他说：

“你怎么能同他共事？同这一位谢尔盖·丹钦柯？……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他有一种公正狂！……”

“公正狂”——这倒是一种非同小可的毛病！但在挑选摄影师去拍摄最难拍摄的镜头时，选中的总是谢尔盖。他的手法使我感到满意。谢尔盖一度曾追逐过“噱头”，但后来摆噱头的手法是越来越少了。现在谢尔盖的摄影机所探求的首先是准确性、表达力和自然深度。他的摄影机并不害怕拍摄“不美”的镜头，如果这种镜头是必需的话。这部摄影机有时能够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发掘出真宝石。现在我们将要拍摄一部大型故事片，这还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们读了一大堆电影脚本，也给了我们时间进行思考。最后我和谢尔盖一起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远远躲开制片厂的混乱尘世。我们在这里抛下了锚，我们互相容忍，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确实有可能把心安下来，把思想集中起来。

谢尔盖擅长于快读。他肯定说，他已经把故事“领会透了”，目前他已经无事可做。他整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苦闷把他折磨得有点儿灰溜溜的了。他会一连数小时一言不发，思索着他自己所关心的那些东西。有时他也开口说话，表述一个尚未取得专利权的发明设想：他想发明一种更为完善的

电影摄影设备；或者是说上几句挖苦话，挖苦邻居——足球队员们。谢尔盖常为与这些足球队员同住一个旅馆而感到恼火。这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伙子，正在当地的运动场上进行训练，准备参加春季足球比赛。但谢尔盖却把他们的足球变成了一块磨炼他的舌头的磨刀石。

“在这些足球队员身上我看不到什么动力和吸引人的东西。这是一些供成年人消遣娱乐的大叔……难道在绿草如茵的球场上留下的足球印子就是一个人身后所应该留下的足印？”

谢尔盖对足球队员们的许多做法看不顺眼：他们的步履过于自信；他们在走廊里吹口哨；每次训练后他们都要测量体重；在下雨的日子他们聚集在旅馆的前厅，在黑板上用粉笔比比划划，想象着怎样把足球踢进对方的球门；他们制订各种狡黠的机动战术，绞尽脑汁，以求更为有效地欺骗和愚弄对手，以此来替代公开的搏斗。难道这是诚实的行为吗？

谢尔盖睡得很少，他的脸好象有点儿浮肿。他面孔有点象猫头鹰的脸。滚圆的孩子般明亮的眼睛；鼻子象一张鸟嘴。邮局里的姑娘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只果戈里式的鼻子^①和一张微胖的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苍白的脸庞。这张脸痛苦地凑向小窗口：“也许，有我的信？”但电影摄影师总是大失所望，没有寄给他的任何东西。不知是谁已经好久不给他写信了……

谢尔盖偶尔会在码头喝一杯酸葡萄酒，喝酒后他脸上的那种忧郁的阴沉表情就消失了。他回到旅馆，伸开四肢，随便地躺在阴凉的次特级房间的沙发上吞云吐雾，一个劲儿地

^① 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鼻子是尖长的。——译者

吸烟，并且着手解决起世界上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来。这些问题又常常被他归结为与第十个缪斯^①有关的迫切问题。他真切地关心着一个问题：电影艺术是不是变得浅薄起来了？从前可真是出过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出现过伟大的默片艺术……

这天晚上，我的同事似乎情绪不佳。他坐在躺椅上，吸着烟，双眉紧锁地在观赏风暴之夜的景致。他早该理发了：他的凌乱的头发从两耳后边掀起，额头上挂着一绺额发，活象是一个英国硬壳虫乐队的队员。

“我们到底选哪一个本子呢？”我问谢尔盖。“这一大堆电影脚本好似一大堆矿石，它们能给我们提供许多镭吗？”

“镭是不会有。尽是些无用的废物。”谢尔盖还使用了一个更为激烈的字眼。他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喜欢痛痛快快地，单刀直入。

“那么，我们算是白读了？白白地浪费了时间？”

“您不是这样认为的吗？那您又找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说话的语气是刻薄的，他在嘲讽，也确实有东西可以让他嘲讽。似乎是这么一回事：这批匠气十足的电影脚本已经到过好几个制片厂，人家看不中，于是就把它们踢给了我们……

“那么，那部讲植麻生产组组长的脚本呢？你是波列西耶^②那一带地方的人，脚本里有波列西耶的地方气息。难道这不鼓舞你的创作激情吗？”

① 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艺术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一共有九个缪斯。这里所说的第十个缪斯是指电影艺术。——译者

② 波列西耶指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的多林地区。——译者

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

“请您别同我谈起波列西耶，别谈什么地方气息！”他的声音中有着一一种痛苦，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悲痛。他稍稍喘了一口气，放低声音说：“许多人被关在学校里让火烧……马从火光熊熊的板棚中冲出……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夜晚：熊熊的烈火，枪炮声，叫喊声……我象是一只小兔子，躲在杂草丛中……要屏住气，不能呼吸，一动也不能动。要是让敌人发现了，就会跑来把你杀死！火焰熊熊，屋架倒塌，马匹在发出惊恐的嘶叫……火光，黑夜和恐怖——这一切就是波列西耶留给我的印象。这就是我尝到的地方气息……”

他沉默了好久。我也很扫兴，是我勾起了他对波列西耶的回忆，使他回忆起童年时代那伤心和凄惨的遭遇。当年他这个小游击队员未遭讨伐者戕害，这完全是一种侥幸。很清楚，昔日的遭遇至今仍在使他心痛。

我们的谈话未能再继续下去。睡觉吧！也许在睡梦中会梦见一些什么。

二

清晨。四周仍是白皑皑的晶莹眩目的一片，海浪击岸的巨响已经不象在夜间那么骇人。大海在咆哮，虽然天气是阴沉的，而且下着濛濛细雨，海岸却在闪闪发光。湿润的森林在陡峭的山坡上乌压压的一片，重霜覆盖着群山的顶峰，从山顶一直盖到半山腰，好象火星的两极。有一种玫瑰色的东西显现在列成梯形的小屋之间，显现在那郁郁苍苍的含苞欲

放的花园之中，那是盛开的扁桃花。这花开得早，甚至有些不合季节。

每天早上，他总是出现在远处的海岸上，这个不知是谁家的孩子。他正好是处在充满幻想的年龄，在这种年龄住在海边的孩子们感到他们都是麦哲伦^①。象前些天一样，这个孩子的弱小的身形又出现在水平线上的渔村里，好似从闪耀的拍岸浪花中走出来的一样。濛濛细雨中他的身形显得越来越清晰。他习惯地在岸边走着。一看到他，我心中就感到愉快和温暖。四周寂静无人。湿润的灰色乱云盖住了山岭，它们笼罩着山坡上的森林。大海赶逐着一个个拱起的巨浪。小浮标在光亮而又强劲的激浪中摇摆，一会儿潜入海水，一会儿又从海水中钻出，孤单单的，但不管天气好坏，它总不消失。现在这个男孩也是这样，他孤零零地走在海岸上。看来他是一个渔家的孩子。他穿着一件短小的黑色外衣，从外衣下不时露出鲜艳的彩条绒线衫，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小便帽。他不慌不忙地象平日一样走在海岸上，手里拿着一只小书包，好象是提着书包的耳朵……海面上没有船只。泛起一片片雪白浪头的海面，空旷辽阔，一望无际。渔船仍是影踪全无，虽然它们似乎早就应该从大西洋返航归来了。男孩子却是每天都来。细雨的薄雾遮蔽了海岸的远方，每天他总是从潇潇细雨中出现。

男孩子走在被风暴摧毁的混凝土堤岸废墟上，不时地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稍稍站一会儿，凝视那浅绿色的阴沉而又浩瀚无边的大海。也许，他是在等待着从大西洋

① 麦哲伦(约1480—1521年)，杰出的葡萄牙航海家，他的探险队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译者

归来的曳网渔船。也许，他的父亲或是哥哥正在渔船上？有时他会在一块竖立着的巨石上坐下，弯身凝视下方的汹涌激浪，凝视泛光的白色泡沫。他好象是在询问：“你是什么？为什么这样闪闪发光？”也许，在海边有什么别的东西使他感到兴趣？大海会抛出什么东西来呢？抛出一枚许久前有人为了得到幸福而投入大海的银币？也许，他是在探察一条奇鱼的踪迹？也许，他是在观察龙虾或受伤的海豚（前几天拣到过这种在风暴发作时被打死在石上的海豚）？也许，他只是有兴趣观察一下，生了锈的弯曲的钢轨怎样忽而从沸腾的泡沫里钻出，又怎样忽而消失在眩目的沙沙作响的浪花之中？海水平静地吻舔着粗糙的巨石，一层流动的透明薄膜刹那间把残存的台阶裹住，这些水泥台阶在薄薄的水层下发光，有时象白色石板，有时象粉红的肉色石板。在粗陋的水泥块中，这些石板呈现出柔和的，令人欢悦的白色，它们好似真有一点儿古代风味……

我们并不惊动这位少年海洋研究者，不想分散他对大自然的注意。什么也不需要问，我们并不打算追根究底，他究竟要在海边寻找什么。也许，这男孩自己也并不太清楚他的求知欲的天性。想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他会被这春潮汹涌的大海和奔腾磅礴的激浪所吸引？

“一个穿着红色毛线衣的小怪人，”谢尔盖在阳台上看着男孩子说。

“他本身是一个谜，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也全是谜……据说，好象是在遗传因子中就包含有一种欲望，那种要研究未被掌握的空间的欲望……与人的本能和眼睛的颜色同时蕴藏着渴望了解未知世界的心情……”

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场有点儿象戏耍的情景：一会儿大海悄悄地接近男孩，一会儿男孩欢乐地蹶足走向大海。在鸭舌头已经弯卷的便帽下，露出两只被风吹刮得通红的耳朵。穿着破球鞋的那双脚是很老练的，每当海浪袭来时，它们会十分敏捷地跳开……这孩子有一张清瘦而又聚精会神的小脸，当他把书包一扔，坐下来耐心细致地进行观察的时候，他活象一个真正的研究者，他的小脸显得更加聚精会神。有时他会对自己微微一笑，这微笑使他的面容显得开朗明快。

真想知道，他的这种心情是怎么产生的？他这真正神秘的微笑的动因是什么？只见他的清瘦的脸庞明朗起来，在白浪映照下他可真是喜颜悦色、容光焕发，甚至他的微笑也顿添光辉。好象是灵感突然降临到了这个在不倦地进行探索的男孩身上；好象是在他和大海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一种任何人都不能领悟的互相谅解，一种由我们并不理解的东西所引起和支持的和谐。他就这样仔细地观察着，从我们的屋子旁走过。我们并不询问他在寻找什么，在观察什么。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和谢尔盖都乐于看到这个多思而又细心的孩子风雨无阻地巡行海岸。在他这个生长在海边的人的心目中，风雨是不足畏惧的。再说，象他这种年龄的人是不知道什么叫疑虑和动摇的，他们在与生活接触时是不知道忧郁的……不是吗，当他被求知欲所驱使的时候，当一种谁也不能理解的探索劲控制了他的时候，他好象连风暴都不觉察，他会听不见风暴的咆哮声，他全神贯注地观察某种诱人的东西，专心致志地倾听自然界的神秘的语言。但是，即使在他沉思的时候，自卫的本能也仍在起着作用，他的那双潮湿的球鞋一刻也未曾丧失灵敏的警觉：每当浪头袭来，他总能及时跳开，

动作是那么欢乐，那么麻利！

大海在咆哮，波涛在汹涌，到处堆积着被大风暴毁坏的混凝土块。一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年超脱于这一切之外，每天清晨在岸上行走，轻轻地挥动着他那只小书包。他有许多自己的思想。他每天早晨在岸边贪婪地寻求着什么东西，这东西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他这个小学生心目中却是十分重要和非同小可的，以致当他望着下面令人目眩的激浪所泛起的白色浪花时，他会暗自发笑。

一个人正在过着他的童年生活。这童年完全不同于谢尔盖的童年。谢尔盖用略带忧郁的目光望着男孩的身形：

“他，人类的儿子……长着一副招风耳朵、戴着一只小便帽的小赫拉克力士……他从埃拉都斯^①大踏步地走向未来……”

傍晚，我们站在残破的海堤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一个黑点上，它不住地出现在激浪之间：一忽儿下沉，一忽儿浮起，活象是一个什么有生之物在海浪中挣扎，在竭力为自己的生命搏斗。一点儿不错，准是这样。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足球队员们正在旅馆里取笑一个队员，这队员来迟了，今天刚刚才报到。他没有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就立刻拉大嗓门报警：“淹死人了！”

清洁工是一位亚美尼亚老妇，她安慰这个神经过敏的足球队前锋说：不，这并不是人，是激浪中的小浮标……

新到的足球队员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现在他就同大家一起安心地欣赏海上的晚景了。

^①古希腊人对希腊的称法。——译者。